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4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4 2009
(第8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8)

# 罪恶与救赎

## ——论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对人的本质理解之异同

肖四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摘 要**:莎士比亚戏剧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基督教有一致之处:都视人为有罪的存在,都认为罪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但它又与基督教有本质的差异:基督教认为救赎要依赖神恩,而莎士比亚戏剧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力量。救赎观的不同,其根源在于它们对人的本质理解的差异。基督教从神学本体论出发,认为原罪是人的自由意志背离上帝的结果。而莎士比亚戏剧将罪恶看作是自由意志中的破坏力,尽管破坏力使人无法彻底自救,但自由意志中的内驱力可以使人在对自我有限性的触摸中,生发出对宇宙的敬畏感,获得人性的提升与精神超越。

**关键词**:莎士比亚戏剧;基督教;人的本质;原罪;救赎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9)04-0106-08

莎士比亚戏剧具有浓厚的基督教意识,比如对原罪的认可,对天命的强调,对基督教伦理规范的肯定,对超验的宽恕、仁慈、博爱等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等。但莎士比亚戏剧又不同于基督教戏剧,基督教意识只是莎士比亚戏剧人文主义的一个表现向度。究其原因,在于它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既有一致之处,又有本质差异。

基督教是以善恶观为切入点,从神学本体论角度理解人的本质的。它认为人的本质是原罪,原罪又带来了其他的罪恶。所以,基督教认为罪恶是与人相伴的存在,人的降生就是罪的降生。正因为如此,人是有限的存在,注定了悲剧性的处境。

基督教认为原罪体现为贪婪和私欲,奥古斯丁就说:"一切罪恶都是由我们趋利避害的欲望所犯下的。"[1]因为贪婪和私欲,引起了多疑、妒忌、暴怒、谋杀等诸种罪恶。马丁·路德也认为原罪是贪婪、色情和私欲。奥古斯丁在原罪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本罪的概念,认为本罪即世俗意义上的恶,是因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而犯的罪。简单地说,原罪是宗教罪,本罪则是伦理罪。

对于原罪的产生,基督教神学家们进行了宗教阐释,认为是人与上帝疏远和背离的结果。保罗就认为始祖的堕落是因为"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2),奥古斯丁也说,这种堕落就是因为人的骄傲,而"骄傲始于人离弃上帝"[2]。

拨开宗教的迷雾,基督教的原罪观其实是对人的存在的辨证理解。一方面,原罪使人具有自我意识,使人脱离动物界而具有主体性,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它又使人有无穷的从自我出发的欲念,带来了罪恶。但是,由于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信仰,所以使它对人的认识附加了唯心与唯灵的成分,认为人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其存在本质已经由上帝"预定"。

**收稿日期**:2009-07-11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8K-02);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创新团队项目(07JDTDXM75003)

**作者简介**:肖四新(1965—),男,湖北天门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尽管如此，但我们还是从中看到了罪恶产生的根源，那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奥古斯丁也认为上帝是至善的，作为被造物的人，是相对的善。人的本质中有恶，但恶不是源自上帝，而是因为人的自由意志。他说："我发现恶并非实体，而是败坏的意志叛离了最高的本体，即是叛离了你天主，而自趋于下流。"[3]116也就是说，人作为意识的存在物，是善恶一体的，而起支配作用的是意志。他说："我听说我们所以作恶的原因是自由意志。"[3]116正因为如此，所以奥古斯丁将"伦理的恶"看成是真正的恶，因为它是人的意志选择的结果。如果不是人的自由意志，就不可能有原罪，也不可能引发出其他的罪恶。与奥古斯丁一样，马丁·路德也认识到，是"因为自由意志"而"把我们领到原罪里去，并把死亡带给我们"[4]140。他明确指出："罪的根源是那恶者的意志，就是魔鬼和那不敬虔之人的意志。"[4]60

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体现出与基督教相似的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一方面，人的理性力量与自由意志的内驱力对历史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自由意志又带来了欲念和破坏力，导致了各种罪恶。

莎士比亚前期的戏剧主要表现理性主义原则与人的自由意志，但我们也看到了隐藏在人性深处的各种原始欲念和非道德化倾向，比如贪婪、纵欲、妒忌、奸诈、仇恨报复、暴怒、谋杀、违背誓约、轻信易欺、痴情过头等，它们几乎涵盖了基督教所说的全部伦理意义上的罪恶。所谓"有错误得到改正，有矛盾最后解决"的人类和谐图景，其实只是作者的浪漫幻想。

表面上看，《错误的喜剧》中的各种误会是因为两对孪生兄弟相貌相似造成的。但事实上，其根本原因是大安提福勒斯的贪婪好色。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以干巧取豪夺的买卖为营生，恨不得将世界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收进自己的口袋。他直言不讳地宣称："只要不是偷窃，会打算盘总是好事。"①（《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贪婪不仅使他没有了人之常情，甚至没有了父女之情。即使是巴莎尼奥，也具有贪婪的本性。他之所以向鲍西亚求婚，是想弄笔钱维持外强中干的体面，以"了清一切债务"。在《驯悍记》中，彼特鲁乔之所以向悍妇凯莎丽娜求婚，是为了得到一笔丰厚的嫁妆。在《皆大欢喜》中，奥列佛因为贪婪，视弟弟为仇人，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处心积虑地要除掉他，好独霸家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范顿，坦白地承认自己向富家女安求婚的目的就是"为了你父亲的财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三幕第四场）。

尽管贪婪是从道德而不是信仰的角度而言的，本不属于罪，但基督教仍然对它深恶痛绝，不仅将它看作是原罪的体现，而且视为大恶，因为它带来其他的罪恶。保罗就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提前 6:10）阿奎那也指出："和谈到某种罪恶一样，人们把贪婪称为全部罪孽的根源。"[4]769

除了贪欲与权势欲之外，莎士比亚还展示了人性中的色欲。一方面，他歌颂真正的爱情。而另一方面，他又谴责放纵情欲的行为。他多次将色欲比作引人堕落的毒蛇，认为它会"引人下地狱"。在《错误的喜剧》中，莎士比亚借阿德里安娜之口道出了小安提福勒斯好色的嘴脸："他和那些娼妇贱婢们朝朝厮伴"，"我知道他一定爱上了浪柳淫花，贪恋着温柔滋味才会忘记回家"（《错误的喜剧》第二幕第一场）。《维洛那二绅士》中的普洛丢斯，是个典型的朝三暮四之徒，刚刚与情人朱利娅宣誓自己不变的忠诚，而转身就在情欲的驱使下，置友谊与爱情于不顾，违背誓约，狂热地追求朋友的恋人。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所塑造的一个"快要死都不忘记勾引女人的家伙"。他生活荒唐、轻浮淫荡、纵情声色。普希金在谈到他时就说："他的主要特征是纵情声色。"[5]他纵欲的特性，固然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但与他的本性也不无关系。《第十二夜》中的马夫里奥，表面上是

① 本文所引莎士比亚戏剧均出自《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不一一注释，随文标明出处。

个谦恭谨慎的正人君子,但内心却是一个充满野心和欲望的贪财、贪色、追求权利的纵欲之徒。莎士比亚之所以要塑造这一形象,除了增添戏剧效果外,还想表明,贪财、贪色和追求权利等罪恶,其实都是人的固有规定性。在《仲夏夜之梦》中,莎士比亚也以浪漫变形的方式,表现了人性中纵欲的一面。《终成眷属》中勃特拉姆,甚至还图谋奸淫良家妇女。在《一报还一报》中,安哲鲁一向把自己装扮成高尚纯洁的人,但就是在这个"天使"的头上,也长出了"魔鬼的犄角"。他倚仗权势,逼迫伊莎贝拉满足他的淫欲。

基督教认为,贪婪与纵欲又带来了其他众多的罪恶,多疑善妒就是其中之一。妒忌是人性中的毒瘤,是欲望的产物,它会带来谋杀与死亡。在圣经中,人类的第一桩谋杀案和第一次死亡就是因妒忌而引起的。之所以说妒忌是人的欲望引起的,是因为它也是贪婪的一种体现,是对别人拥有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的恼怒。从词源来看,英语中的"envy"和法语中的"envie"都与欲望有关系。一方面,妒忌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特别是在两性关系中,妒忌其实是现代爱情观的萌芽。而另一方面,妒忌又是人不自由的标志,因为它源于缺乏。黑格尔就指出,"'自由的人'是不嫉妒的"[6]。正是因为人不自由,所以在追求自由的途中出现了妒忌。而妒忌,带来罪恶。

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妒忌也被看作自由意志的产物。在《奥塞罗》里他就借爱米利娅之口说,妒忌"不是因为有了什么理由而妒忌,只是为了妒忌而妒忌,那是一个凭空而来、自生自长的怪物"。如果说一定要寻找其产生的理由的话,那就是欲望,就是缺乏,就是不自由。阿德里安娜就是一个"情愿做妒忌的俘虏"的情痴,整天担心丈夫在外面有外遇。唐·约翰对新贵克劳狄奥心存妒忌,总想寻找机会报复亲王和他宠爱的克劳狄奥。他不仅借克劳狄奥与希罗的婚事挑拨亲王与克劳狄奥的关系,而且设置圈套,败坏希罗的名声,破坏克劳狄奥的婚姻。克劳狄奥也是个多疑善妒的形象,在别人的挑拨下,他妒火中烧,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纯洁无辜的希罗大加羞辱。《皆大欢喜》中的弗莱德里克,因为妒忌哥哥的权势与地位,驱逐了哥哥,自己做了新公爵。他又因为妒忌侄女罗瑟琳的名声会掩盖自己女儿的贤德,于是将她赶出王宫。还因为妒忌自己仇敌之子奥兰多的才能,设计捕捉他。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旨在表现人的自由意志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内驱力,宣扬和谐与秩序主题,但它也展示人类的历史就是在欲望的驱动下作恶的历史这一客观事实。

欲望是人自由意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是自由意志中倾向动物性的一面,但它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恩格斯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7]莎士比亚也借特洛伊罗斯之口将欲望比作一头贪心不足的饿狼,认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在表现以欲望为支点的人类历史时,也展示了因欲望所带来的各种罪恶。在莎士比亚看来,正是因为欲望,推翻了无数君主。但另一方面,欲望又使人离开了本质的生命,使得高贵的人性被压抑和扭曲。

约翰王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置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割地、赔款,乃至出卖侄女,残杀侄儿。理查凭借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任意霸占别人的财产,剥夺他人的自由。波林勃洛克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为代价,起兵讨伐理查,名义上是为了讨回遗产,实际上是对王位的觊觎。在《亨利六世》中,葛罗斯特通过战争榨取自由人的钱袋。温彻斯特为与葛罗斯特争夺权力与利益将英国陷入到四分五裂之中,从而给法国人以可趁之机。与此同时,白玫瑰党和红玫瑰党都阴谋篡夺王位,互相争斗,挑起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即使是作为女人的玛格丽特王后,也充满着权力欲望。因为贪婪的本性,就是亨利五世这样被作者极力颂扬的理想君主,也罪恶累累。为了获取法国王位继承权,他穷兵黩武,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导致生灵涂炭,尸横遍野。

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尽狡诈、伪善、荒淫与残暴之能事的，莫过于理查。为了获取觊觎已久的王位，他用无辜者的尸体与鲜血为自己铺设了一条通往王位的路，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所谓的开明君主亨利四世，也掩藏的是阴险和狡诈。他对谁也不信任，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也是一样。为了保住王位，制止叛乱，他告诫儿子要“多多利用对外战争，使那些心性轻浮的人有了向外活动的机会”，这样就不会在国内挑起事端。另外如爱德蒙等人，为了得到王位，不顾人民的安危，多次叛乱，挑起连绵不断的战争。

就是在建构人间伊甸园的喜剧与历史剧中，莎士比亚从不同角度描绘了人的有限本质。一方面，“人的意志是无限的”，而另一方面，人的欲望也是无穷的。因为自由意志中的破坏力，使得人的本质中具有恶的倾向。但恶并不是与善对立的一面，而是善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即人是善恶一体的存在。而这些恶的倾向对于向善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存在，正是它们一起构成了人的存在。歌德在《莎士比亚的命名日》中辩证地指出：“我们称为罪恶的东西，只是善良另的一面，这一面对于后者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必然是整体的一部分，正如有一片温和的地带，就必须有炎热的赤道和冰冻的拉普兰一样。”[8]

在莎士比亚中期的悲剧中我们看到，贪婪使人彻底异化。对权势的贪欲，促使克劳狄斯采用奸诈之计残忍地杀死兄长，霸占嫂子，同时还千方百计想置哈姆雷特于死地，以绝后患。福丁勃拉斯因为觊觎别人一块荒芜的土地，不惜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贪婪不仅使里根、高纳里尔等人不顾伦理亲情，恩将仇报地将自己的父亲扫地出门，沦落荒野，而且互相残杀，将国家置于水火之中。同样因为贪婪，使得像麦克白这样的国家的栋梁、民族的英雄也变成了无视道德原则的凶手和暴君。

尽管在前期创作中莎士比亚也表现了人的纵欲本质，比如塔摩拉与嬖臣艾伦的淫荡，但在中期的悲剧中，纵欲之风更甚。前期创作中还笼罩着纯洁、神圣面纱的爱情，其本来面目被彻底地揭开，变成了淫欲、放荡和背信弃义。哈姆雷特的母亲，在丈夫刚死不久就嫁给了杀害丈夫的凶手。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①，莎士比亚撕下了荷马为战争戴上的虚假光环。在他看来，特洛伊和希腊之间“争来争去不过是为了一个王八和一个婊子”。帕特洛克洛斯也只是一个供阿客硫斯玩弄的“男妓”，狄俄墨得斯是个放纵情欲的奸诈小人，潘达洛斯则是个十分猥琐淫荡的拉皮条者（Pander 的名字也成了英语“拉皮条者”的意思）。在《李尔王》中，爱德蒙与已婚的姐妹高纳里尔和里根两个都有私情，而高纳里尔在对丈夫失去了新鲜感后，马上让“一个傻瓜侵占了我的眠床”。她不仅与比自己小得多的爱德蒙偷情，还不顾自己的身份，与管家私通。为了达到与爱德蒙结合的目的，她甚至还企图害死自己的丈夫。而里根为了得到爱德蒙，与高纳里尔争风吃醋。伯爵葛罗斯特也是一个放纵情欲的人，爱德蒙就是他放纵情欲的产物。这不仅体现为爱德蒙是他的私生子，而且体现在他与爱德蒙的关系上。他对爱德蒙一味娇惯，其实，如有的论者所说：“伯爵放纵这位小儿子也是放纵自己，他不愿意自己的激情受到干扰，他把这位掌上明珠看作自己青年时代的化身，沉浸在自恋的情绪中不能自拔。……伯爵把他当作自己身体内的一部分。”[9]

在《安东尼与克莉奥配特拉》中，爱变成了肉体的放纵与本能情欲的发泄。在《麦克白》中，当马尔康说“我的淫佚是没有止境的：你们的妻子、女儿、妇人、处女，都不能填满我的欲壑；我的猖狂的欲念会冲决一切节制和约束”的时候，麦克德夫居然说：“谁也不能禁止您满足您分内的欲望；您可以一方面尽情欢乐……我们国尽多自愿献身的女子，无论您怎样贪欢好色，也应付不了这许多求荣献媚的娇娥。”（《麦克白》第四幕第三场）在随后的《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中我们还看到，安

① 这部作品明为“阴暗喜剧”，而实际上就是悲剧。

提奥克斯更是荒淫无比,竟然与自己亲生的女儿乱伦。

在悲剧中,莎士比亚还深刻地挖掘了作为原始欲念的妒忌的来源和后果。《裘力斯·恺撒》中的凯歇斯,因为个人私怨和对恺撒的妒忌,置民族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假造民意,阴谋筹划了谋杀,将罗马带入战争和混乱之中。作为智者的俄狄修斯,深刻地了解人类妒忌的本质,所以当阿客硫斯拒不出战时,俄狄修斯假装推举埃阿斯,故意不理睬他,从而促使阿客硫斯因妒忌而行动起来。在《科利奥兰纳斯》中,被马歇斯美化的奥菲狄乌斯,其实心中盘踞着妒忌的毒蛇。由于他多次被马歇斯打败,所以由自由意志外化的自尊和荣誉使他对马歇斯充满了妒忌与仇恨。他假装与马歇斯极其友好,借他之手几乎打败罗马人,而后,他又不失时机地除掉了这位"好友"。

伊阿古的妒忌也是源于自由意志,但他的自由意志主要倾向破坏力,用于谋取权与利的打算:"我这样对他陪着小心,既不是为了忠心,也不是为了义务,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装出这一副假脸。"(《奥塞罗》第一幕第一场)这种私利打算,在奥塞罗提拔凯西奥作副官这件事情的引发下,终于变成了一种强烈的妒忌。特别是在悲剧的结尾,当奥塞罗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陷害我的肉体和灵魂"时,伊阿古问答说:"什么都别问我,你们知道多少是多少。从这一刻起,我再不会开口。"(《奥塞罗》第五幕第一场)这种表白与回答,事实上已经揭示了妒忌属人性的本质,因为它"把伊阿古的邪恶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抽象的本性力量的世界"[10]。伊阿古妒忌的结果是引发出一场更大的妒忌,是残杀与死亡。伊阿古的挑拨其实也只是引发奥塞罗的导火线,如果他心中没有妒忌的毒蛇盘踞,怎么会听信小人的谗言就杀死自己钟爱的妻子呢?奥塞罗杀死妻子前的自白明白地表明杀死苔丝狄蒙娜的真正原因就是他心中有恶魔:"这就是原因,这就是原因,我的灵魂。"(《奥塞罗》第五幕第一场)

还有报复与仇恨的罪恶,不仅像雷欧提斯、福丁布拉斯这样一般的人心中有报复与仇恨的毒瘤,而且像哈姆雷特这样"人伦的典范",心中也充满了报复与仇恨的念头。哈姆雷特就说自己"骄傲,有仇必报,富于野心"。特洛伊罗斯面对被自己极力美化的克瑞西达的背叛和放纵,无限惊骇、绝望和不能理解,并从为保住"美丽"而战变成了一个复仇的战神,歇斯底里地咆哮:"让复仇的希望掩盖我们内心的痛苦。"

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罪恶无所不在,从中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罗马书"的训诫:"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罗3:10-13)克劳狄斯、伊阿古、麦克白夫妇等人的所作所为自然是罪恶,他们被贪婪、放纵与私欲所缠裹,不仅毁灭了他人,同时也毁灭了自己。即使是哈姆雷特、奥塞罗、李尔王、勃鲁托斯,甚至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安东尼与克莉奥配特拉、奥菲妮娅、苔丝狄蒙娜、马歇斯、泰门等人,在维护和实现他们所追求伦理理想之中,也陷入到罪恶中。因为他们对世俗的东西,比如爱情、友谊、金钱、亲情等痴情过头,即基督教所说"越过界限"罪。所谓"越过界限"罪,即越过了上帝规定的界限。因为在基督教看来,如果对这种世俗的感情过于专注,必然会减少对上帝的爱。罗伊·巴顿豪斯认为,"超越上帝的仁慈的爱",是要"受到上帝惩罚的",只有"上帝的仁慈才是感情至高无上的主宰"[11],而过分专注于世俗的感情是一种罪恶。布雷德利在谈到哈姆雷特、奥塞罗、李尔王等人性格上缺陷时也认为:"这些缺陷和不足,从广义上讲,确实是罪恶。"[12]

罪恶来自于哪里?关于莎士比亚悲剧的实质,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布雷德利认为,莎士比亚的悲剧主人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自由意志的结果。"男男女女们信心十足地尝试着怎么做。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向事物的现存秩序进击。但他们得到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想要得到的。……通过他们发生作用的那股力量却把他们变为完全并非他们自己意图的工具"。这表明,"人在某种程度上——无论这程度是多么微小——是自我毁灭的根源"[12]24。布雷德利确实道出了莎士

比亚悲剧的实质，即悲剧源于人自身，是自由意志作用的结果。

正因为人的自由意志，带来了罪恶。它使泰特斯从国家、人民、公正、荣誉等理性主义的伦理原则出发，用以血还血的方式进行复仇，才导致了一个双重复仇的悲剧。勃鲁托斯意志领域中道德选择——反对专制与独裁，使他为被叛党所利用。哈姆雷特之所以陷入一个忧郁、延宕的境地，乃至走向负情、厌世、谋杀之路，是他意志领域中的实体性作用的结果。他不仅要为父报仇，要铲除邪恶，要重振乾坤，要在生与死之间作出抉择，而且还要思考生存和毁灭的意义，思考人存在的永恒价值与意义。这种思考，是自由意志的产物。这种思考使他痛苦，使他忧郁，使他的精神陷入崩溃的边缘，使他陷入了罪恶之中。

奥塞罗意志领域中道德选择——维护正义和道德理想，却使他屠杀了纯洁，扼杀了爱情，这完全是他没有想到的。也是自由意志让他勇敢地承担自己的罪行，刎剑而死来洗清自己的罪行。李尔王意志领域中实体性使他养虎贻患，不仅给国家带来了灾难，也使自己流落荒野。而同样是他的自由意志，使他在对过去选择的悔恨中设下法庭，审判他叛逆的女儿们，并尽力保护被他伤害的考狄利娅，同时也在失去考狄利娅的悲痛中伤心而卒。

尽管人物的命运往往似乎是由超验的神秘力量决定的，但他们并没有屈服于这种力量，而是在意志领域中大胆选择，同时毫不退缩地为这种选择负责。即使克劳狄斯、伊阿古、麦克白夫妇等人的罪恶，也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如黑格尔所说，是追求一种对物的占有的权利。

在人的解放的层面上看，这种选择也是主体性的组成部分。比如麦克白的犯罪，表面上看，好像是命运的安排，是由神谕决定的。而实际上，同样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如果抛开道德内涵的话，他其实也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同时，也是他的道德选择使他陷入悔恨和精神分裂之中。《麦克白》表现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伦理理想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冲突，这两种不同的伦理理想使他不愿甸匐为虫，而要做一个强有力的个体。应该承认，麦克白的追求并没有超出人性的愿望，是个体人格的体现。但在追求个体人格的过程中，他却疯狂为兽，成了一个罪行累累的恶人。无论他的处境怎样，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对命运的藐视。

总之，我们看到，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因为人的自由意志而使人陷入到罪恶之中。像基托所指出的那样，古希腊悲剧的实质是因为神明的法律，莎士比亚悲剧的实质是因为人的罪恶的品质。“这种罪恶的品质一旦发动起来，将吞噬自身以及它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人物，直至罪恶自告终结。”[13] 即莎士比亚戏剧中所说的“以不义开始的事情，必须用罪恶使它巩固”。所以，希腊悲剧与莎士比亚悲剧的根本区别既不是命运，也不是性格，而是对人的本质的不同理解。而莎士比亚悲剧中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基督教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十分接近，那就是：人是有罪的存在，有限的存在，是与罪恶相伴的存在，而罪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

正因为人是有限的存在，所以需要救赎。与罪恶观直接相连的是救赎观，怎样才能获救呢？天主教与新教在人得救的具体方式上存在差异。天主教认为，尽管人的意志中作恶的一面使人有原罪，但人的意志中善的一面——理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人获救。人只要严格遵循上帝的诫命和律法，就能得到上帝的救赎。新教的救赎观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完全丧失了，因为人为了得到救赎，就必须严格遵循上帝的诫命和律法。而新教认为，因为意志，人的本性已经被彻底败坏了，所以没有善人，人人都有罪。既然人人都有罪，做什么都有罪，何必不敢越雷池一步呢？只要心中有对上帝的信仰，做什么都可以的，并不必遵循外在的律法。这样的话，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大大提高了。

表面上看，莎士比亚的前期创作受到天主教的影响，因为他也相信理性能够遏止罪恶。在中期创作的悲剧中，则明显受到了新教的影响，即不相信理性能够遏止罪恶，而要求助于超验信仰的

力量。但它们之间则存在着根本差别,因为无论是对人的理性的强调,还是否定人的理性作用,天主教与新教都将获救的希望寄托于上帝,是一种神学本体论。它之所以将获救的希望寄托于上帝,是因为它认为原罪是人背离上帝的结果。而莎士比亚戏剧所体现的是人学本体论。之所以与基督教的救赎论不同,是因为莎士比亚对原罪与罪恶的理解与基督教不同,或者说,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基督教不同。基督教认为原罪是人背离上帝的结果,而莎士比亚认为人性中充满罪恶,但它不是违背上帝意志的结果,而是自由意志中破坏力作用的结果,是人的固有规定性。他尽管也看到了历史与阶级的原因导致罪恶,但在更大的程度上,他将现世的束缚与历史造成的疾病统统纳入到人的固有规定性之中。他多次借主人公的口表达了相信原罪的观念,比如借哈姆雷特之口说:"进尼姑庵去吧;为什么你要生一群有最的人出来呢? ……我们都是些十足的坏人。"(《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借阿格尼巴之口说:"可是神啊,你们一定要给我们一些缺点,才使我们成为人类。"(《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第五幕第一场)在《爱的徒劳》中,他借杜曼之口说:"大家都是一样有罪,谁也不能把谁怨怼。"(《爱的徒劳》第四幕第三场)

既然罪恶是人的固有规定性,是人自由意志中的破坏力作用的结果,而不是违背了什么上帝的意志,所以拯救也应该是人自己的事情而不是上帝的事情。但是,既然罪恶是人的固有规定性,也就是说不是人自我的力量能遏止得了的,还要借助人之外的他性力量帮助。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与莎士比亚戏剧都承认超验他性的存在,都将超自然、超人力的"在"而不是"在者"看作是人的存在的基础,但由于本体论上的不同,因而对超验他性的理解也不同。基督教中的他性是指创造天地和整个世界、以及人的上帝,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他性并不是指基督教的上帝,而是指宇宙的规律性,是自由意志中的内驱力在对自我有限性的触摸中所生发出的对宇宙的神秘感和敬畏感。

在救赎观上,尽管基督教也强调人的作用,但总的来说,救赎还是上帝的事情,是神恩。而对莎士比亚戏剧而言,救赎则是人的事情。在《终成眷属》中,莎士比亚借海丽娜之口说:"一切办法都在我们自己,虽然我们把它诿之天意;注定人类运命的上天,给我们自由发展的机会,只有当我们自己冥顽不灵,不能利用这种机会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才会遭遇挫折。"(《爱的徒劳》第一幕第一场)

在前期的喜剧中,莎士比亚一方面承认人是有限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又希望通过自由意志中的内驱力所达成的理性主义获得救赎。前期的莎士比亚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发展意志中善的一面,制约邪恶的意志,求得自由。在喜剧中,他将善外化为世俗的爱情、友谊与宽恕、仁慈等人的主体性力量。在历史剧中,他将善外化为公正、仁慈和智能、力量。他不仅通过外在的力量制约邪恶的意志,而且表现为人用理性对意志中恶的一面的遏止,如约翰王、亨利四世、哈利太子、理查三世,内心中无不充满着善与恶的斗争。即使契约,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比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终成眷属》等作品中的契约,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约定。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人的主体性的活动,而不是上帝理性的外化。

在悲剧中,尽管人的选择受制于人存在的有限性这一悲剧性处境,尽管流露出对基督教生存方式的眷恋,但他仍然表现了人抗拒悲剧性生存处境所作的努力,展示了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如有的论者所说,在莎士比亚悲剧中,"希腊古典悲剧中比比皆是的决定人的命运的'神谕'不见了,人被置于一个必须按自由意志作出选择的境地。"[14] 在后期的传奇剧创作中,莎士比亚也没有明确表明对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否定,而是在人的主体性与基督教信仰的悖论中进入到一个神秘的乌托邦世界中。

所以,从本体论上看,莎士比亚戏剧所体现的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是理性主义的,是一种人本主

义意志论，这与基督教的神学本体论有巨大差异性。尽管基督教也承认人有主体性，但它是有条件的，即遵守上帝的契约，是以上帝为本体的。

相比基督教，莎士比亚戏剧所体现的罪恶观与救赎观具有明显的道德意义。尽管基督教也从道德层面上论恶，但它认为道德层面上的恶是罪的必然结果，这样就将罪恶完全纳于到宗教体系中。而莎士比亚戏剧所展示的，是人学体系中的罪恶与救赎，即罪恶源于人，救赎也依赖于人。

**参考文献：**

[1] 莫蒂默. 西方思想宝库[M]. 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1630.
[2] PAUL TILLICH.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M]. New York，1968：126.
[3] 奥古斯丁. 忏悔录[M]. 刘华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4] 马丁·路德文选[M]. 马丁·路德著作翻译小组，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 LEWINTER. Shakespeare in Europe[M]. New Rork，1963：161.
[6]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 1999：32.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3.
[8] 杨周翰.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92.
[9] 残　雪. 地狱中的独行者[M]. 北京：三联书店，2003：250.
[10] 拜厄特. 妒忌：家国之罪[J]. 外国文学通讯，1994，(2)：17.
[11] BATTENHOUSE ROY. Shakespeare's Christian Dimension[M]. Indiana University Prss，1994：361.
[12] 布雷德利. 莎士比亚悲剧[M]. 宋瑞芬，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30.
[13] 杨周翰.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49.
[14] 刘宗坤. 基督教景观中的悲剧性结构[J]. 文艺研究，1998，(5)：24.

# Crime and Redemption: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Nature of Human in Shakespearean Drama and Christianity

XIAO Si-x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Shakespearean drama display Christian elements in that it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has much in common with Christianity. They both believe human beings as a sinful existence and the sin originate from the free will. But there is essential discrepancy between them: Christianity believes that human redemption depends on God's favor, while Shakespeare's plays exhibit the power of the free will. The different ideas about redemption stem from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human nature. According to its theological ontology, Christianity holds that the original sin is a consequence of man's betrayal from God, while Shakespeare deems human sin as the destructive force of the free will. Though this force makes human beings unable to achieve thorough self-redemption,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free will is able to elicit man's awe to the universe out of his finite self, thus enhancing his humanity and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Key Words**: Shakespearean Drama; Christianity; Nature of Human; Original sin; Redemption